

湧
明朱國禎著
幢
小

品
第一冊

進步書
局校印

蘇子船

PDG

湧幢小品自叙

閒居無事一切都已棄擲獨不能廢書然家罕藏書即有存者鈍甚不善讀又不克竟至于奇古詭卓之調閱深奧行之詞即之如匹馬入深山蟻子緣磨角恍惚莫知其極與鄉也惟淺近之說人所忽去且以為可弄可笑者入目使記記輒錄出約略一日內必存數則而時時默坐有所窺測間亦手疏以寄岑寂逍遙之況因思茂先博物崛起東西京之後別開一調後之作者紛紛皆有可觀而唯段少卿岳總領最為古雅至洪學士容齋劄記為隨筆數至于五下遍士林上達主聽我明楊修撰何侍郎陸給事王司寇擴充振發別自成書此皆以絕人之資投山放海之客為野蔬礪草之嗜雖畸雜兼收若無倫序而中間根據條理要自秩然固非探形影襲口吻以亂視聽者比其意微而其致固已遠矣余之無當明甚然千金之鼎烏獲可舉孺子亦奮臂也太牢之味王公能羞田畋亦垂涎也執筆自韵仰視容齋欣然有竊附之意焉間示一二館師與兒子輩資譚謔題曰希洪昏眊之餘理耶焚耶澄耶清耶皆不自知蓂花舒笑於名園蛙部鼓吹於天籟我用我法此亦散人之一快而又念洪亦未易可希將使人有優孟之誚會所創湧幢初成讀書其中潛為之說遂以名

篇其曰小品猶然雜俎遺意要知古人範圍終不可脫非敢舍洪而希段也
虬菴居士朱國禎題

湧幢說

猶之乎寓也而性好動動則東西南北無不之矣動而迂僻無所諧顧好寂寂則煙霞泉石無不守矣寂而冥心未透縣解實難計必有所寄寄則形影神情無不適矣撫孤松而結廬尋雲水而泛宅皆所寄焉以適其適是未易言也惟鳥有巢山居者亦曰巢巢斯足矣何言乎幢幢與巢不相蒙也而偶然象之因以為號此非佛氏之說而朱氏之說也蓋求其所謂結與泛者皆不可得則姑以意起焉折木為亭亭有角角之面六面之窗四銳之若削覆之若束墊之若盤納涼則隨風映日則測景收勝則依山依水依竹樹各因其便可卷可舒可高可下擇便而張出沒隱見如地斯湧俄然無跡或曰榜亭或曰雲峰或曰海市樓臺惟所命之而有人焉匡坐其中不自量力整齊一切并取殘牘綴而補焉非經史非禪玄亦非諧稗用炙我口以為異珍也而卑田所不食以為殘瀆也而鄙厨所未羅蓋亦古者游戲之意焉而品斯下矣夫廢退者以逃虛為上忘機次之晦迹又次之斯之未能為怨尤為誇誕大方所笑故寓之乎幢幢不可者也則曰湧湧不可幻也實之以品品有大非吾事也又有奇非吾辨也合奇與大前人為之非吾敢也姑舍是蟬鳴於高秋菌發於積腐然乎

自然成其為湧而已矣

己未年八月題於黃洋墩之品水齋

湧幢小品卷之一目錄

太白神

五色雲

洪武昌

明興偈識

心事記

夢異人

渡江生子

沐公生本

御劄

照世杯

陞赦忠裔

視朝賜食

象鼻巖

用諫擲書

揣隱微

小山泉

好殺必殺

不經之語 二則

建文軍令

凱旋之盛

朱衣人

召治水

械僧報効

功德寺

捷虜徵應

奉侍虜中

宮妃

山陵綵雲

祀廟石函

御膳進素

武皇聖明

王女兒

繼統祥瑞

黃衣陸辭

廟池浮物

時玉

芝草

桃降

祥雲

西苑農壇

駙馬封侯

中宮廢立

訛言驚走

康懿被召

對上雅語 二則

海榴鬢

購香

買珠

戎服出郊

大閱 二則

御筆題詩

御筆改字

御號

藥王廟

獻俘

出閣三則

東宮

聖諭

湧幢小品卷之一

明 湖上朱國禎輯

太白神

太祖定鼎金陵。凡十二年。用小明王龍鳳年號。小明王既殂。改明年丁未為吳元年。正月。有省局匠對省臣云。見一老人語之曰。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為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小人語耶。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至十一月。上夢人以璧置於項。既而項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藥傅之。無驗。後遂成骨。隆然甚異。

五色雲

太祖克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剽。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氤氳如蓋。城中望之以為祥。及城下。乃知為上駐兵之地。由此觀之。諸書所載靈異。要必不誣。而上自製西征記。尤為焰灼。太平陣上之龍石。石灰山伏兵之雨。皆應之俄頃間。班彪曰。神武有徵應。亮矣。

洪武昌

洪襄惠之祖名武昌。居會稽縣東門外。社有迎祭神祈賽者。暮寄赤石夫人祠。武昌持杖大詬曰。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神雖土偶。可男女混耶。悉為擊碎。社中惡之。相訐。以為名犯年號。達於京師。時高皇初定鼎。建號。問知其祥。直武昌。且曰。是朕興之兆也。賜名有恒。赦之歸。有恒至錢塘西溪。樂其土風。曰。吾終不可與鄉人處。遂家焉。再傳而生襄惠。令其父祖墓在會稽新通明堰之北山。有言襄惠隨父贅杭。誤也。襄惠名鍾。號兩峰。繼室魏氏。蕭山文靖公之女。公三喪妻。魏其四也。二子澄濤皆其出。澄舉人。濤承廕。

明興偈識

小史謂誌公臨歿為偈。大字書版。示弔墓之人。作小篆體。偈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有馮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遇明興。一時名士皆不能解。或曰。應在五百年後。李昇亡國。人以雞犬解酉戌之說。南北為曹潘屯軍之應。然第二句云。江南事有馮馮者。諸馮也。聖人生。諸即朱。寓其姓也。酉屬雞。乘雞者。壓雞之上。為戌申。太祖登極之年也。戌屬犬。即以其年幸汴梁。又明年為庚戌。是跨犬也。司南位。自南而北。抵於子位也。秉夜燈。元主夜遁出建德門。以

去。建下為安德為仁也。東鄰指張士誠闕者滅也。滅士誠即取中原也。隨虎金陵龍盤虎踞。神龍盤結而虎為之先。若隨其後也。遇明興。顯然建國大號也。其為我太祖之識無疑。而豈區區一偏安亡國之主足云哉。誌公族姓朱。塔於鍾山下。太祖卜其地為孝陵。改塔於東十里。即今之靈谷寺是也。又於雞鳴山建寺祀之。傳有閔刻預識意者。太祖其誌公之再世了。江南一大事因緣。歿示其兆。葬即其地神矣。

心事記

元順帝時。張翥在翰林。夜夢詩二句云。羯漢夷疆天暫醉。鳳陽君主日初明。翥驚異。遂謝職南歸廣陵。作心事記。記此夢。

夢異人

高皇御天。桂清香樓。午寐夢異人遺良藥。嘗之味清而苦。其人曰。服之安精神。舒四體。延年命。卜之曰。當得達人。果得周是修等。

渡江生子

孝慈皇后以元至順壬申生少子。太祖四歲。嬪時年已二十一矣。艱難中尚未有

子。或有子不育。既渡江。連生懿文皇太子。秦王晉王。文皇周王。文皇初生。有雲龍之祥。后甚異之。后嘗夢微時携諸子在曠野間。卒遇寇至。皆紅巾。甚恐。適文皇牽一馬至。扶后上馬。自躍從馬。仗劍殿後。寇皆辟易驚遁。而前有幡幢來迎。須臾布滿。天樂齊鳴。而太祖馬亦至。相與聯轡徐行。獨文皇從後顧視。太子諸王皆不見。

沐公生本

世傳黔寧王英為太祖外婦之子。而王弇州以為非。曰。帝長於英十五年。當英之生。帝方貧窶。安從取外遇。是則然矣。考英以洪武丁丑年卒。年四十八。其年聖壽已六十五。則帝長於英實十七年。真龍年至十七壯矣。外遇而生。理或有之。弇州起於富貴。却笑貧人決無外遇。要不盡然。至太祖從軍已二十五歲。其年孝慈皇后作配。又三年渡江。方生懿文太子。連五年又生四子。過此方諸妃有子。而孝慈不復生矣。高皇之晚婚。亦自來創業之君所無也。夫高皇諸大功臣未有兼文事者。獨中山王頗近諸生。蓋感發於高皇之訓。而英與曹國李文忠以絕世雄才。又雍容好學如文士。自非高皇龍種與親姊之子。能然乎。

御劄

太祖賜臣下御劄甚多。如中山王宋學士者勿論。方駐蹕徽州時。御書一劄。賜汪同云。庚子六月初三日。茶源關歇馬。偶遇萬宣使至。動問說稱。星原翼田野闢。黎民樂拆開。費到公文內。云修城事理。軍民人等甚是。極得其當。重務出積糧儲。從其與便。勿使我多憂。途間親書不備。寄書人朱樞密院判汪同閣下。同子孫寶藏於家。學士程敏政偶得伏讀。因題絕句云。午夜虹光燭斗寒。民間驚得御書看。當時未定君臣禮。想見高皇創業難。成化甲辰燬於火。

照世杯

撒馬兒罕在西邊。其國有照世杯。光明洞達。照之可知世事。洪武二十七年始入貢。陞赦忠裔。

太祖於福壽。不但廟祀旌表。且官其子陳襲為德州同知。坐事當戍。以忠臣子赦之。擢太僕少卿。改兩浙運使。坐胡黨付獄。赦居雲南。勅西平侯善遇之。此心真古帝王所不及也。

視朝賜食

太祖每旦視朝。奏事畢。賜百官食。上御奉天門。或華蓋殿。武英殿。公侯一品官侍坐於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於丹墀內。文東武西。重行列位。贊禮贊拜叩頭。然後就坐。光祿寺進膳案。後以次設饌。食罷。百官仍拜叩頭而退。率以為常。二十八年。禮部言職事衆多。供億為難。請罷從之。蓋是時元功宿將俱盡。積日所費不貲。思有以裁之矣。

象鼻巖

陶凱陪便殿。高皇從容問居地形勢。凱以象鼻巖對。且曰。臣鄉人張竹屋題曰。曾入蒼舒萬斛舟。至今鼻準蘸清流。君王玉輅催行駕。安得身閒伴白鷗。即令人刻於巖壁。一日。上御五鳳樓。工部進吞船之技。羣臣侍觀。衆皆以見吞對。凱見獨不然。上問之。凱曰。臣惟見繞船走耳。上疑之。以及於死。凱自奇人郭璞之流。遭明主而不免。數之難逃如此。

用諫擲書

韻府羣玉。陰時夫所集。太祖時時取觀之。解縉諫以為此兔園寒士之筆。所見者陋。非帝王所宜觀。遂擲其書不復顧。而御製心經等書皆成。縉之受知深矣。

揣隱微

太祖神聖。凡進見者。於容貌詞氣間。多能揣其隱微。有杜安道者。持鐻刀隨侍二十二年。凡征伐朝譙。未嘗暫違。性慎密不泄。動有法度。遇要官勢人。如不相識。一揖之餘。未嘗啟口。上甚信愛之。曰。如安道。吾知其心。

小山泉

大將軍藍玉等帥師二十萬北征。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在捕魚海兒。兼程而進。次遊魂南道。無水泉。軍士渴甚。其地有小山。在韃官觀童營內。忽聞聲如礮。玉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士馬就飲。得不困乏。餘流溢出如溪。衆咸懼呼曰。此朝廷之福。天之助也。上嘗夢殿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御足所履而止。至是小山泉湧。適與夢符。

好殺必殺

有輕天下人而好殺者。周世宗是也。有重天下人而必殺者。我太祖是也。世宗折服馮道。謂天下人皆可輕。太祖少經離亂。姦盜害人。謂天下人皆可重。此所以分也。

不經之語

姚恭靖以名僧從 文皇。天意也。鴻猷錄謂恭靖先知 文皇必登大位。有奉白帽子成皇字之說。遂請於 太祖得之。 太祖威嚴。即父子間。誰敢說一字。請一人又典故中。謂 太祖御西樓決事。 馬皇后從後。嘗潛聽之。如聞 上震怒。候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正可積德。不可縱怒殺人。 太祖從之。此村家怕老婆之言。 太祖何等氣象。 馬皇后何等貞靜。如素救一宋學士。不能得。而敢尾 太祖。退言得失耶。又剪勝紀聞言。 太祖御膳必 馬皇后親進。一日進羹。上怒擲其甌中。 后頸微有傷。 后色不動。收之更進。此蕩子打老婆之言。 太祖何等敬慎。 馬皇后何等莊重。而狠瀆不倫至此耶。

又剪勝紀聞云。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 帝曰。達反矣。追兵及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兵歸。駐舟江浦。仗劍入謁。 帝時方震怒宿戒閹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見 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閹吏。奪關而出。 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允。於是 帝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有異圖。不在今

日雖曰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為爾。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亦嘗南御中國。我執以歸。將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帝重感悟。結誓而去。遂修好如初。

徐太傅與常平章。以洪武元年閏七月二十七日。兵入通州。其夕元主即開建德門北遁。又五日。太傅至燕。填塹入城報捷。留鎮經理。未下州郡。邏騎至古北口。尋與平章下山西。既克太原。太傅出陝西。平章出薊州。追元主。平章克開平。還至柳河川。卒李文忠代將。太傅在陝西。張良臣降而復叛。圖之數月始下。王保保睥睨兵疆。太祖妻太傅獨當之。間以久勞召歸。尋佩將印以出。而李文忠克應昌。元主已殂。太傅一敗王保保。再出師敗歸。終王保保世。太傅未嘗離陝西。比保保死。太傅稍寬。從燕王北平。從容練兵。不復出塞。由此觀之。太傅終身未嘗一當元主。且及少主也。太祖威嚴。太傅敬慎。一出一入。一號令。必且諸稟。平章敢馳歸。太傅敢擅還軍。甚至突入禁門。斬閹吏奪關而出。坐龍江舟。膺聖駕自臨耶。齊東之語。莫此為甚。

建文軍令

小說中謂文皇靖難。建文有令。毋使朕負殺叔父名。故文皇陣中諸將皆不敢